

# 回忆杨柱同志及青达门的地下斗争

■廉占山忆述 吉星整理

开栏语:

当我们在安享当下幸福生活的时候,是否想过,一切都事出有因,来之不易?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为了重温历史,传颂红色文化,传递正能量,本报特别开设“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”专栏,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故事,从而激励全旗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、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,扎实做好各项工作,为建设“亮丽黄河湾、多彩达拉特”贡献智慧力量。

达拉特旗没有解放以前,杨柱同志在青达门地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,长达几十年的时间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他发展了一批党员,领导我们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。当时,不论形势怎样紧张,不管敌人怎样搜捕,他始终坚持为党工作。革命胜利以后,他却由于积劳成疾,于五零年三月不幸去世了。杨柱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,优秀的地下工作者,他对革命赤胆忠心、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,永远值得我们怀念。

杨柱同志一九三六年冬来到青达门地区,当时他既做石匠营生,同时也给人看病,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。三七年冬天的一天,我母亲病了,我把这位杨先生请到家里来。他看过病之后,和我拉起了家常。他对我家的情况已经在暗中做了许多了解,他对我说:“你种地主人的地、人力、畜力、料种、肥料等都是自己的,可是收割时得和地主对半分,所以才受了穷,这是地主剥削造成的。”杨柱同志的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上。接着他又说:“现在有了共产党,这个党是专为咱穷人办事,领导咱翻身的,要改变世上这些不合理的规矩,你愿意不愿意参加?”我听他这样说,觉得这个党对穷人有好处,就答应加入了。杨柱同志告诉我:“咱这个党现在还是秘密的,上不传父母,下不传妻儿,对谁都不能说。”还说:“共产党坚决打日本、国民党假抗日,滩上住的段宝珊是国民党的团长,他是反对共产党的……”杨柱同志和我谈了很多,还讲了一些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话。这以后,杨柱同志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,也教一些工作方法。他叫我了解地主、保甲长和哥老会的情况。我按他讲的去做,然后给他汇报。从此,我被杨柱同志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,成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。

一九三八年春天,国民党的团长段宝珊,说是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日。当时伊盟工委派了曹步诚等三同志,从杭锦旗的木花梢来达旗和段宝珊接头。段宝珊玩弄两面派阴谋,先是拖延不淡,后来竟起了坏心,想以请曹步诚等同志看戏为名,把他们扣留起来。我地下党组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,杨柱同志马上找我们几个地下党员商量,决定一面派人假装探亲给曹步诚等同志送信,

一面把所有党员召集在大大沟,继续商量保护办法。当时的情况很危急,附近都是段宝珊的队伍,我们八路军驻在木花梢,距离这里有二百多里远,曹步诚等三同志真像在虎口里一样。我们和曹步诚同志取得联系后,决定把他们当天就送离达旗。我们让曹步诚等三同志引进大大沟里,让他们换上便衣,护送出了段宝珊军队驻的防地,安全地脱离了危险。后来,我们又把他们三个留下的马匹和军装,想办法送到了部队上。这是我们青达门地下党第一次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们地下党的工作,主要是发展组织,了解国民党在达拉特旗的部队以及地方上的乡、保、哥老会、地主的的情况,及时和根据地联系。一九四五年春天,李家渠支部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了敌人破坏。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。当时个别不坚定的党员,就不敢活动了。杨柱同志抓紧时间对我们进行教育,叫我们既要保持警惕,也不要过于惊慌,更不能吓得不敢工作和活动。在杨柱同志领导下,为了麻痹敌人,我们党员之间白天尽量减少接触,晚间活动尽量隐蔽,联系地点不断变换,今天在这个沟里,下次到别个窑洞。就这样,有几次还差一点叫敌人给捉住。

杨柱同志的活动困难更多,因为敌人已经知道他是这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。尽管如此,杨柱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党的工作,照常找支部小组和党员了解情况,布置工作。有一个时期敌人搜捕得不能呆了,他只好到恩格贝躲藏起来。那里离青达门有七、八十里路,他经常悄悄找我们联系工作。形势稍有好转后,他就从恩格贝回来,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。

一次,杨柱同志回来不久,就被敌人发现了,开始了大搜捕。一天,杨柱同志在乌兰色太沟油房歇磨,被自卫队发现了,密谋第二天去逮捕他。在自卫队当兵的邱外信是我们的地下党员,听到这个消息后,立即给我们捎了信,我们当晚通知杨柱同志离开了油房。第二天我假装卖油到油房打听消息,得知自卫队果真于第二天去捉杨柱同志,结果扑了个空。这次扑空之后,敌人恼羞成怒,把达拉特旗的参令区和组训处的自卫队配合起来,挨沟挨寨日夜搜捕,还给各乡各保下了命令:“窝藏杨柱和杨柱一律同罪。”

上级党组织考虑到杨柱同志的安全,决定让他暂时离开达旗去府谷麻地沟避一阵子。当时,杨柱同志心情很沉重,和我们告别时,流着眼泪嘱咐我们要常和他联系,要坚持斗争,说他风声不紧了,马上就回来和同志们一起战斗。在去麻地沟的路上,他不幸遇上了山洪,被洪水推出了四、五里路,侥幸抱住一棵大树才脱了险。

杨柱同志去了麻地沟后,我们派地下党员张过关

同志去过那里一回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又扮成贩碱的去了一趟。我告诉他:“敌人还在搜捕,眼下还不能回去。”他对我说:“你回去后,可在群众中宣传,就说我被山洪水推了。等敌人相信我被山洪水淹死的时候,我也就可以再回去了。”

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,绥远和平解放了。当时咱们解放军没有马上来接收,达拉特旗还是原来的政府和军队。我们地下党还不能公开活动。杨柱同志领导我们们监视敌人动向,发动青达门一带的群众,对当地的恶霸、土豪、地主进行严密的监视。不久,郝文广政委领着几十个同志来到了树林召,杨柱同志领着我和郝政委见了面。从此,我们结束了以往那种秘密的活动方式,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下,公开合法地领着群众进行各种斗争。这时候,每个从艰难中走过来的人,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,我们也看到杨柱同志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愉快。我们在杨柱同志的领导下,昼夜不停地为新政权奔忙着。

一九五零年春天,刚刚解放的土地焕发出一片生机。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,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斗争。就在人民需要杨柱同志继续工作和战斗的时候,他病倒了。当时我们都担心,可是由于剿匪斗争走不开,大家心里都感到不安。杨柱同志不知听谁说我们有些不安,他在病中专门打发儿子杨挨把我们叫去,对我们说:“你们要好好为革命工作,不要惦记我,你们要把心放到剿匪上,以后的工作还多哩!”他喘了口气,又说:“想想我们过去的工作,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政权,来的不容易呀!你们一定不要忘了过去,要好好听党的话……”没想到这次谈话,竟成了杨柱同志和我们的永别之言,等我们剿匪回来,他已经病故了。

杨柱同志何时入党和过去为党工作的情况,我也不大清楚。只知道一九三六年冬他来达旗以前,住在后套临河杨柳树圪旦,在那里他就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。后来因为被敌人发觉,才从后套迁来乌兰色太沟。他在达旗发展党员,建立组织,开辟了党的工作,十几年来,像个没家的人一样,辛辛奔波,领导我们进行斗争,为解放达旗播撒了一颗颗火种。他在达旗组建了一批地下组织,发展了很多党员,杨培森等就是他亲自发展的。被他引上革命道路的这些同志,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杨柱同志是党的好干部,他来达旗时就已经五十来岁了,风里雨里历尽艰难,他是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斗争,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。(摘自《继往开来》)

## 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

1  
半百岁月如一梦,此身虽在实堪惊。  
春风吹黄黄河波,秋霜染白痴人鬓。  
运去难除一壶酒,时来易得千两金。  
昔日堂上往来客,今朝座中有几人。

2  
心中若有桃花源,何处不是水云间。  
红尘万里须舍得,一念一点有清闲。  
携缕春光去近远,蓄养温暖敬窗前。  
酸甜苦辣味尝遍,诗书棋画颐余年。

3  
人到中年心独醉,鬓染秋霜岁月催。  
青春抛弃悟沧桑,随遇而安终不悔。

古来唯有李杜吟,今朝却无纸墨贵。  
雨后晨露比君心,有肉有竹群英会。

4  
落絮随风舞翩跹,夕阳西下抱月眠。  
嫩芽饮露晨露滴,桑榆虽晚霞满天。  
岁月长河渡醉甘,人间春秋传诗篇。  
人生有酒须当醉,一壶何曾到九泉。

5  
人生输赢何遗憾,灵魂释放看山岚。  
有道老年多念旧,但寻好梦少惹烦。  
心无杂务阳光灿,一瓢清泉慰孤单。  
落花风月空惆怅,雁过无痕亦淡然。

6

## 顾影自怜

■逸斐

追名逐利总是空,远离是非修灵魂。  
能方能圆可保身,直来直去易伤人。  
高谈阔论道非议,低调细言得人心。  
拿放不舍难作为,屈伸守度有乾坤。

7  
老友小酌话家常,杯中流体润喉肠。  
一饭一蔬都是福,儒富人脉切忌盲。  
茶交隐士境界高,酒结豪杰情义长。

物至极时势运茫,人登顶峰心晴朗。

8  
世界从来多缺陷,人生哪得免无常。  
悲欢离合属常态,富贵穷通岁月忙。  
生老病死谁能替,酸甜苦辣自担当。  
荣华毕竟五更梦,终生知足度时光。

9  
天生一副臭皮囊,襟襟破帽遮丑相。  
本来山野粗俗郎,偏撞椽笔弄华章。  
屈于高骊幽兰怨,风度元戎海水量。  
万事浮云随眼过,我到坟前愧姓黄。

10  
日出东海落西山,功名利禄顺自然。

旧衣新衫随季穿,心暖情致御暑寒。  
粗茶淡饭日三餐,闲避好友豁达观。  
富贵美丑坦然看,居室宽窄不比攀。

11  
寒舍吟颂书诗句,热炉铁锅煮清茶。  
夜闲但觉梦常浅,人老才知鬓空华。  
文客当效苏东坡,武士应是千里马。  
堪叹晚境如此甚,莫怪亲朋不到家。

12  
万物复苏百花香,三阳开泰暖心房。  
懒问人间烦心事,勤看古今喜悦章。  
一盏清茶润肺腑,半盏老僧入定状。  
笔墨开花成梦宇,宁静止水寿命长。

## 悼 怀 林

■高湛明

料峭寒风肆意流,  
沙尘暴起惹人愁。  
惊闻挚友怀林去,  
昨夜桃花雪满头。  
携手十年知仗义,  
开心此世共筹谋。  
阴阳两隔无从见,  
一曲清歌吾弟收。



黄河泛舟 (翟冬梅 摄)